

我们这十年·回眸

在江南古城下的柳浪石径跑一溜烟,敲一串与心跳合拍的清脆蹄声,何尝不是老马的一串默默感恩?

十年,在这片温山软水间

刘放

送儿子到车站,与他挥别,看着他的背影融入检票口的人流,我当时只是觉得,这对于怀揣远方梦想的他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此,他将到两千多公里外的海岛城市上大学,半年回家一次,过独立的海风椰香的生活,翻开人生全新篇章。做父亲的我,只有满心的祝福。并未多想,这于已有何特别之处。现在回头看,却是成全自己开启了一段别样风景的生命旅程。

“伊人”如同笼中鸟,出笼高飞;放飞人手中无笼羁绊,岂不也同获大自由?

养一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会非常的不省心,不但接送上学放学费力,老师的投诉和问责是大问题,回到家也还有一个耗费精力的无底洞。小学时还好说,到了初中和高中,功课的压力与电子游戏的诱惑,就使得孩子与家长长时间处于斗智斗勇的态势,弄得我也是多年不敢外出,连一些明显的美差,带有旅游性质的笔会,也都放弃了,在家盯着他。外松内紧,恩威并施,像一个便衣警察。

现在,彼此长舒一口气。我感觉自己是明显松懈了,都恨不得用胳膊望天喊几声。喊什么呢?没有内容。这种没有内容的喊,明眼人都能听出是“谢谢地”的内涵。

一晃十年过去了,海岛的恩师将那个问题少年培养得顺利毕业,多个学位,事业小成,并且安家。我一直信奉“言传不如身教”的理念,自己也更加努力,形成父子互相鼓励和竞争,我这十年的工作较之前,应该是有大进步。在职场的角色,获取“首席”大约算是一个标志。作为一个地方媒体的编辑,在苏州立足并不容易。这里经济发达,人文深厚,天南地北的人才汇集而来形成口味驳杂的庞大读者群,同时,也随之带来鲜活的新闻源。我先后担纲的“口述人生”和“晚报会客

厅”,采访报道和对话一大批传奇人士、业界精英,博导院士比比皆是,也吸引了大批读者。这都是排版甚至通版(两个版)的体量,可以充分跨越腾挪,允许在新闻硬核中勾兑文学的细腻笔法,深入浅出,酣畅淋漓。有时一恍惚,感觉自己就是那个长坂坡的赵子龙,跃马挺枪,进出自如,所向披靡。倒也不会轻浮贪功,这是个集体项目,我这个老将只是被充分激活,一支拙笔无意间枯木逢春。

累也累,却有收获,身累立减半;名利双至,也如鹤鹑入水,乌鸦反哺,心舒体消,只剩庆幸。由此集结出版的书,属于个人专著有《你对刘放说》(三卷)《精彩与无奈》等书籍,销售也不错。

如果说上述的这些劳作,带有明显策划和访谈者配合的多方协同色彩,那么,我的“若有所思”和“掩卷叩案”小专栏,则纯属一己心灵的低吟浅唱。苏州是公认的全中国最强地级市,一些文化大动作,也会有跟进的阵容,报道到位。唯有行业的作坊少有关注。那些玉雕根雕,那些刺绣缂丝,那些石刻竹刻,那些乐器戏服,那些笔庄花坊,那些乐师琴童,那些金砖陶艺……它们摇曳多姿,顾盼传情,但体量有限,不足以造成大动静。这就需要有一种投目弱势群体的情怀。这两个小专栏,就是为他们唱赞歌。苏州这方面的出版物多,精美,美不胜收。本人自画漫画图,以讲究的笔调,螺壳壳里做道场,赞叹做调侃状,文字也能说学逗唱,小巷连接奥斯卡,寒窗映照诺贝尔,撒网出去又能收回网来,小鱼小虾小归小,却也活蹦乱跳。写得诚恳轻松,洋洋洒洒,以己之娱携携文中有成者之娱,传出去,感觉还能复制“对彭成三人”的境界。

说了这些,自然难脱王婆卖瓜之嫌,但明眼人也能看出,如果是武大郎开店,岂容得下我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劳作?传媒是公器,面向大众也不拒小众,那更是一地的风格,一

地的雅量。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是一匹普通老马,也让我焕发生机,嘶鸣奋蹄,在江南古城下的柳浪石径跑一溜烟,敲一串与心跳合拍的清脆蹄声,何尝不是老马的一串默默感恩?

十年来,我出版了十多本小书,都写的是苏州人和苏州事,并将有英、日两种版本漂洋过海。这些只能说明我还算努力,并不太懒。手托小书一摞,献给母亲城,又不自觉赧颜满面,忐忑不安。我清楚,如果我更有才华点,更勤奋点,或者说换了旁人在我的位置上,收成一定在我如今之上。

我为撰写苏州高新区邀请的《太湖观澜》一书,翻阅了不少资料,跑遍了太湖东岸的大小山岭,还有古镇村落。在一开始的综述中,我以题为《美目盼兮的太湖》来当作抒情散文写,写了唐代书法狂草大家张旭,写他醉饮太湖,又笔蘸太湖,方笔走盛唐气韵。写范仲淹仁立太湖边,虽没有到过洞庭湖,没有到过岳阳楼,但家乡的太湖让他有描摹湖上四时景色的经验,又有“先忧后乐”的情怀,家乡的湖使他下笔如有神助,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岳阳楼记》。我站在有“狮子回头望虎丘”传说的狮子山上,凭高远眺苏州古城的粉墙黛瓦,感慨万千,张旭和范仲淹都是土著苏州人,而且苏州还是有名的“状元之乡”“院士之城”,但在留名青史的秦伯、仲雍、伍子胥、孙武、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邓斌、况钟、林则徐……他们可都是外地人,但他们都在苏州大有作为。21世纪的今天,更多海内外选中苏州的人士,在这里见贤思齐,做出无愧苏州、无愧于时代的大作为。

的确,苏州这一片温山软水,是适合生根创业的情山义水!

十年一挥间。儿子从海岛向我致意,这十年,父子打了个平手。期待下一个十年的父子竞争,敢接招吗?

我应,好啊,放马过来!

开栏的话:

《庄子·知北游》里曾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时光总是匆匆。十年之前,你可能还是学生,在校园里闻书香的气息,十年之后,你已穿梭在各种写字楼间,为了理想努力打拼;十年之前,你或许正值青春,还在迷茫不知心之归处,十年之后,你已找到人生方向,知道未来可期;十年之前,你或许还是单身,一个人背起行囊远走天涯,十年之后,你已有稚儿在膝下承欢……

如今的你,是流连在远方的街道,还是徘徊在家乡的小巷?是游戏于都市的钢铁森林,还是行走于青山绿水间?相信,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这十年岁月,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温情故事一定灿若繁星。见微知著,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家庭变迁,都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每个人身边的点滴变化,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折射出我们的祖国在十年光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日起,本版推出“我们这十年·回眸”专栏,倾听来自不同城市、不同职业的奋斗者讲述这十年里所亲历的故事。致时光,敬我们,一起见证美好的时代。

春华秋实

读课本忆学年

张新文

快开学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新华书店,本来计划买几本新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读,却意外走到一个书柜前,买了几本《语文》课本,心里乐开了花。

写作时间久了,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家长们,把孩子的作文在网上传给我,并说,张老师到处发表文章,也给我们家孩子的作文指教一下吧!古有一字之师,那么一篇文章成师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为了“师”名,我就得知道孩子几年级了?就得知道孩子课本里读了哪些文章?正因如此,我才四处求助,寻找语文课本……

没想到,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物却在书香飘逸处。记得我买的是人教版的《语文》课本,有三年级下册、四年级上册、五年级下册、七年级下册、九年级上下册,之所以没有成套,是因为新华书店书架上也没有。

书买回家,我依然像读书的时候,有模有样地在书的扉页写上自己名字,写上购书的年月日。现在的课本,无论从排版印刷,到书的内容插图,都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得多,内容也大变样,有很多都是第一次阅读,就如同结交了一个新朋友,读到学过的课文,恰似老友重逢,带着劲,读出声,甚至左手捧书,右手拍着文字,就像拍打着老友的肩膀,读着,读着,竟然把自己的泪水读了出来……这篇课文便是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站着喝酒,穿长衫,排出九文大钱,偷书不算“窃”,教孩子们茴香豆的“茴”字四种写法……这些都是孔乙己的特殊符号了。今天读起这篇文章,有丝丝的凉意自心底起,为孔乙己感到悲哀的同时,也很同情他。

我读书的时候是在农村,学校教室不够用,就借用民房办学。小学的时候,早晨读书是要去学校读的,每人一个煤油灯,都是墨汁瓶洗刷干净,自己制作的简易灯,回家洗脸鼻腔里流出的鼻涕都是黑色的,但是,那时学习的劲头足,校长开大会说了,“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们将来都是接班人啊!”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当接班人,没有文化知识哪里能行呢?所以,每个家长都支持着孩子的学习,我们都用心地努力着,拼搏着,那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们把学到的知识,又用到日常生活中。比如那时生产队劳动,父母如果有事不去上工,是要向队长写请假条的。那日母亲因为要淘洗麦子,晒干后去加工面粉,就不能参加队里的劳动,不劳动就得写请假条,吃晚饭的时候,不识字的父母犯难了。抽着烟袋的父亲,看着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眼睛放着光,猛吸几口,烟袋里的火星通红,“就叫文娃写吧,俺家不是有识字的人嘛!”父亲很得意。母亲有些质疑,“孩子才读二年级啊?”那次我虽然为父母解决了难题,一张请假条却出现了四个错别字,比如“淘”和“涛”不分,居然把母亲的“刘”姓写成了“留”字,至今想起,都觉得很惭愧。那次队长来到我家,夸我学以致用,鼓励我不要为错别字而气馁,临走的时候,他还送我一本《新华字典》,要我向这个不说话的老师们请教,保证不会再有错别字啦!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每晚临睡觉的时候,我总要读一读《语文》里的文字,校园里的一幕幕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恍如昨日……



船舫

徐建军 摄

望着院中翠绿如玉的小树,听着隔壁楼栋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喧闹,内心一阵狂喜,仿佛时光又回到了那个盼望一场雨的童年。

雨落清欢

张志昌

8月下旬的时候,边疆小城库尔勒罕见地下了入秋后的第一场雨,一直从早上淅淅沥沥地下到中午。楼下的绿植翠绿油亮,在密密的雨线中“滴答”作响,一阵凉风透过重重雨帘从窗外吹进来,我呆坐窗前,静听雨声,不禁思绪纷飞。

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细雨绵绵的下雨天。因为下雨了,父母就不用下地干活,一家人可以都待在家里。伴着“滴滴答答”的雨声奢侈地一觉睡到天亮,但万万不是心安理得的,其间,总要醒来很多次,听听房顶上雨打瓦片的“哗哗啦啦”声,看看窗外雨滴砸在水潭里溅起的水花,喃喃地说一句“这雨下好了”,然后在内心里想象着地里久旱的庄稼喝着水拔节生长的美好愿望,喜滋滋地睡去,直睡到肚子“咕咕”叫,才起床。

雨天的时间会很充裕,记忆中,每到下雨天母亲总会变换着为我们制作凉皮、凉面、软饼子这一类制作麻烦通常只能在城里才买到的美食,为我们解馋。这其中,要数面皮做起来尤为费时费力,要先将面粉和成面团,反复揉搓至表面光滑、里外紧实,然后再用一大盆清水反复揉搓清洗面团,直至手中的面团变成蜂窝状的面筋,而后就是蒸面筋、煮料

水、做面皮、调蘸料,过程繁复而费时。母亲在厨房里灶前灶后地忙碌着,父亲在厅房的台子上清扫着屋檐上倒流下来的雨水,我则在父亲的一遍遍呵斥声中好奇地用双手嬉弄着从檐口冲下来的雨柱。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时隔多年,这种一家人在一起的现世安稳画面还一直萦绕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吃过饭已近中午,不一会儿,厅房的台子上就坐满了来找母亲的阿姨婶婶们,一人一个针线篓,或纳鞋底做布鞋,或绣鞋垫织毛衣。母亲拿出零食热情招呼着,父亲则在旁边的屋子里做些修补农具的木工活,雨声、笑声、“叮叮咣咣”的敲打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唯美的乡村闲时和谐画卷。

是雨,给了乡村难得的温柔。每一场恰逢其时的雨,都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向往。雨大如注,农民的心里乐开了花。可一天一夜过去了,雨丝毫没有停下来意思,地坎下垮了,庄稼倒伏了,谷子返潮了,天空阴沉得像一个个倒扣着的深不见底的大水缸,他们又开始愁容满面地望着天空,焦急地抱怨着:“这天不是漏了,怎么还不停!”他们对雨的祈盼总是这样,似乎从没有完全称心如意过,或出于对田间稼穡的考虑,或出于对时令节气的掌握。

后来,随着外出上学工作,我辗转见过很多地方的雨,文具的雨纤细清新、润物无声,兰州的雨浑浊如泥、来势汹汹,苏州的雨端庄秀丽、富有诗意,新疆的雨裹着风沙、野性猛烈。再无一场的雨能让我像小时候那样渴盼,那或疾或徐的雨,其实本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观雨之人不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处境下,心境不同罢了。

今年夏天,家乡甘肅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旱,虽然家中早已不能庄稼过活,大部分土地也都闲置了,但每每打通过话,年近90岁的奶奶总免不了叹息“怎么办?都快二十多天没下雨了,地里的庄稼都晒死了!”我安慰她,“您别操心啦,咱也没种庄稼”。但却遭到奶奶的厉声呵斥:“你没种地,还有乡亲们种啊!”在土地上操劳了一辈子的奶奶,纵然早已不靠土地过活,却依然记挂着土地,牵挂着乡亲,企盼着下雨。

看着眼前密密的雨阵,我望着院中翠绿如玉的小树,听着隔壁楼栋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喧闹,内心一阵狂喜,仿佛时光又回到了那个盼望一场雨的童年。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软件,看到监控里的老家小院也是大雨倾盆,而奶奶正安详地坐在厅房的台子上喜滋滋地看雨。这一刻,幸福的时光有了循环。

江轮虽然慢,但依然能让你到达想去的地方,那里或许有外婆站在鱼鳞坡上翘首张望;或许有父亲的二八大杠,载着疲惫的你回家。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段无法追忆的似水年华。

毛庆明

我的出生地是安庆,长江北岸的一座古城,始建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也是黄梅戏之乡;我的工作地在马鞍山,是长江南岸一座因钢铁而出名的城市,这里的人以铁为生。安庆在上游,马鞍山在下游。

从前车马慢的日子里,往来两地间靠的是长江上行驶的客轮。安庆老乡直观地将跑短途的称为小轮,长途客轮称作大轮。从安庆到马鞍山,走下水,大轮顺江而下,船速快,只需7小时;从马鞍山到安庆,逆流而上,走上路,需要12小时。

早年安庆不通火车,有个机场,主要是军用,和外界交通联系主要是吱吱响的大巴车,再就是大轮,那時候的大轮可真是威风啊,上下至少四层,船体用白蓝或者白红的油漆刷得簇新,船头彩旗飘飘,每到一处码头,必先高鸣笛,那意思就是:我来啦!也正因为如此,安庆去往外地的船票特别紧张,春节期间更是一票难求。候船的人将八号码头挤得水泄不通,总有人随身携带几只活鸡,浑浊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说不清的味道。

马鞍山比邻南京,火车、汽车、轮船各种交通工具十分便捷,间或有轮船停靠码头,也只是下来三三两两乘客,很快各自散开,码头簇新的候船大厅总是很空旷。

刚参加工作的那阵子,一有假期我就往家跑。一只挎包着装换洗衣服,一只马裤包着装给母亲买的礼物。那时候年轻,活力满满。即使买不到等级舱位也无所谓。坐在大轮用来拴缆绳的铁墩儿上,趴在船舷,看随船飞行的江鸥。渴了,穿过满地或躺或卧的无舱位乘客,去餐厅买保温桶装的冰水,穿着厨师服的大叔用一次性杯子给我接了满满一杯,我端着杯子小心翼翼地原路穿回,却发现铁墩儿已经被别人占了,于是倚着船舷,盯着江水中的一处旋涡,不紧不慢地小口喝水。

盯着一处水流久了,会有停滞不动的错觉,以为船抛锚了。惊觉地抬头,看向江对岸,青山依旧,草木葱茏,正缓缓后移。看腕上的电子手表,好像时间也停滞了,叹口气,再去餐厅买冰水。卖冰水的大叔老远见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过来,就笑,用武汉话喊:油火以北(又喝一杯)!我也笑,接过第二杯冰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过了饭点的餐厅用布帘隔起来放录像,卖冰水的大叔兼录像厅售票,录像带多年不换,总是那几部香港武打片,录像名写在布帘外的小黑板上,看录像的乘客并不在意影片内容,只想借此获得一个可供休息的座位。江风掀开布帘的一角,里面的乘客抱着行李在一片打打杀杀声中昏昏欲睡。

成家以后,回安庆的次数少了,变成了一年一次,且固定在春节。带着女儿,就不能无舱位了。于是每次购买安庆回马鞍山的船票就成了大问题。托过同学的同学、姐姐的同学,也找过黄牛。有一年试过所有办法,依然一票难求。眼看着假期到了,我只好决定买张无舱位船票先走,孩子和当老师的姐姐晚些时候再回。那是第一次和女儿分离,我对女儿耐心地解释了原因,女儿很懂事地点头,然而到了登船那一刻,女儿还是忍不住在大姨怀里放声大哭。我往回跑,想带女儿一起走,被大姐理智地拦住了。我像个没头苍蝇,又掉转头往船上跑,寻了个舱门边的巴掌大地方,席地而坐,裹紧大衣,吹着江风直到天亮。

即使买到了等级舱也并非万事大吉。在轮船二层中部,有一个极小的房间,正面是窗户,后壁挂着一面布帘,布帘上缝着一个小布袋,小布袋里是一个个写着几等舱几号床位以及上铺还是下铺的红色小塑料牌。蜂拥上船的乘客又蜂拥到小房间前,递上自己的船票,换一张红色塑料牌,然后依照塑料牌数字,寻找属于自己的床位。我抱着女儿在船舷边等,心想大家为什么不能排队按顺序领取呢。等人群散去我才发现犯了大错,乘务员迟迟不见我来,以为我没登船,已将我的床位卖给了挤在窗面等候余票的一群人中的一个。虽然乘务员事后想尽办法为我调到了一个床铺,但已是一小时以后,船已过池州。后来我学会了,一登上船,就把女儿抱到盥洗室一角,嘱咐她不要动。然后摘下眼镜,冲到中部小房间,举着船票拼命挤进人群,大喊:要下铺。

找到自己的床铺,安顿好行李,才是美好旅程的开始。将一次性餐布在床铺上铺开,摆上方便面、水果、奶制品、坚果、果脯,美食都是临行前一天就采购齐全的,应有尽有。轮船沿途停靠码头,都会有商贩隔着跳板和船上的乘客交易,卖当地产的桐子叶米糕、茶叶蛋和卤子,船上的乘客询价好价,就从钱包里掏出一沓沓的现款,岸上商贩伸过来一根长竹竿,长竹竿顶端绑个网兜,钱款就放进网兜里,商贩收了钱,再将米糕或者茶叶蛋放进网兜里,连同找零的钱,一起递回给乘客。

吃饱了就去船尾看江景。看“两岸青山相对出”,看“秋水共长天一色”,看“春来江水绿如蓝”。背诵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读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站在船尾,抬头就能看到那在客轮顶层的救生艇。长江性情敦厚,鲜有发怒的时候。只有一次,船行途中遭遇特大暴雨,天黑得像锅底,浪花冲过船舷拍打着紧闭的舱门,船体急剧摇摆,不得已,船在江心抛了锚,船长稳了舵,被动地等待风平浪静。终于雨过天晴,天光泛白,安庆地标振风塔清晰可辨,乘客们松了口气,纷纷走出船舱。客轮一声长鸣,如得胜的将军班师回朝,昂然驶进八号码头。

后来,江面上建起了一座斜拉式公路桥。再后来,沿江高速贯通,乘坐大巴或者自驾往返安庆马鞍山,单程只需要3小时;宁宣城际高铁建成通车,更是将两地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半个小时。长江客轮的班次逐年减少,终于在一个未知的日子里彻底消失。

滚滚长江东逝水。江轮虽然慢,但依然能让你到达想去的地方,那里或许有外婆站在鱼鳞坡上翘首张望;或许有父亲的二八大杠,载着疲惫的你回家。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段无法追忆的似水年华。

远去的江轮